



C
h
a
r
l
e
s

K
i
n
g

佩
拉
宫
的
午
夜

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现代
伊斯坦布尔
的
诞生

「美」查尔斯·金

宋非、译 著



C
h
a
r
l
e
s

K
l
i
n
g

佩
拉
宫
的
午
夜

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现代
伊斯坦布尔
的
诞生

「美」查尔斯·金

宋非、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 / (美) 查尔斯·金 (Charles King) 著；宋非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

书名原文：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ISBN 978 - 7 - 5097 - 9565 - 1

I. ①佩… II. ①查… ②宋… III. ①城市史 - 伊斯坦布尔 IV. ①K3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3290 号

佩拉宫的午夜

——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

著 者 / [美] 查尔斯·金 (Charles King)

译 者 / 宋 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张金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3.375 插 页：1 字 数：33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565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5 - 232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7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荣誉

金精确细致地把这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梳理出了几条主线，这本书有大量的考证研究，读起来非常过瘾，引人入胜。

——贾森·古德温，《纽约时报书评》

上佳之作——查尔斯·金以（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为棱镜，从各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近东的历史，他的讲述详尽有趣，充满了纯粹的叙事力量。堪称一部传世经典！

——罗伯特·D. 卡普兰，《地理的复仇》和
《向东去鞑靼》作者

极佳的通俗历史，非常有趣的权威著作。几乎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伊斯坦布尔这般丰富多彩，金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座城市、一种文化所在混沌无序和矛盾冲突之中蕴藏的活力，并将其进行了重塑。

——约瑟夫·卡农，《伊斯坦布尔走廊》作者

通过这段难忘的、浓缩的历史，查尔斯·金向我们讲述了佩拉官的过去——这座华丽的酒店曾经蜷缩在一个由阴谋、暴力、性和

谍报活动筑成的阴暗的海市蜃楼里，所有这一切都与奥斯曼帝国逐渐隐没的辉煌形成了对比。我爱这本书。

——西蒙·温彻斯特，《喀拉喀托火山》和
《改变世界的地图》作者

这段社会历史有关全世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既富有教益，又很有趣。书里透过各种人物，从托洛茨基到海明威，从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音乐家到前途无量的教皇，讲述了伊斯坦布尔的自我转型，如何从落后闭塞的避难所变成活力四射的大都市的故事。《佩拉宫的午夜》这本书散发出真实的土耳其式芬芳。

——史蒂文·金泽，《新月和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土耳其》作者

从穆斯林选美皇后、格鲁吉亚皇室到列夫·托洛茨基，各色人物都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印迹，金机智地串起了他们的故事，不只素材丰富，可以吸引普通读者，细节又很到位，也满足了专业人士。

——《出版人周刊》

精彩绝伦……一座古城成长的烦恼，在这一背景下还隐藏了多部人物传记。

——凯特·塔特尔，《波士顿环球报》

这本书能够让我们仔细端详这座历久弥新的古城。

——梅丽莎·戴维斯，《西雅图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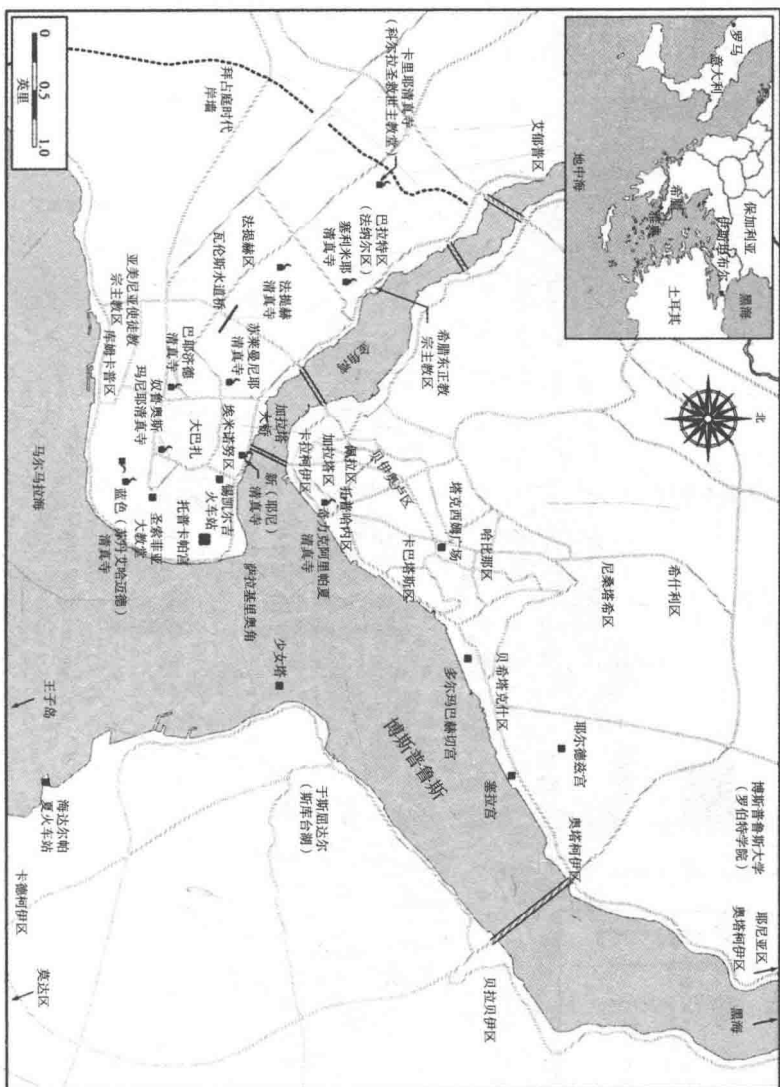
这本书极富感染力，令人着迷。

——兰迪·朵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35 年的佩拉区/贝伊奥卢区周边地区

现代圣彼得堡市



序 言

要记述这样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达方式难免会前后不一。我在书里总把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包括说 1930 年以前的事，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我有时指的就是“君士坦丁堡”。以此类推，奥斯曼帝国时代，“穆斯林”指代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现在沿用这一标签，也并未考量他们之间信仰程度的差别。事实上，这个群体中后来有许多人自称是土耳其人。另外，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教徒一直认为他们自己与希腊本土的国民不同，于是我用英文也做了区分，称前者为“希腊人”（Greeks），后者为“古希腊人”（Hellenes）。还有，我总是把独立大街（İstiklâl Avenue）叫成“佩拉大街”（Grande Rue），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是这条大街被正式命名后，许多人仍习惯使用这一旧称。

如果没有资料记载的特殊拼法或对应的英文名词和称谓（比如，帕夏不能译成帕萨），我拼写土耳其单词往往是按照土耳其语的习惯方式。提及某些历史人物时，尤其是土耳其的穆斯林，我可能会用不止一个名字，因为直到 1934 年，他们才采用家族姓氏。在此之前，人们的称谓一般是名字加后缀尊称，比如，“帕夏”是指将军或地方高官，有身份的男人被称为“贝”（Bey）或“阿凡提”（Efendi），同样，地位尊贵的妇人被叫作“哈尼姆”（Hanım）。故此“伊斯麦特·帕夏”相当于“伊斯麦特将军”，“哈里斯·贝”相当于“哈里斯先生”。

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布局，我主要描述了大体方位，你看一眼地

图就会知道这有多么不准确。但是伊斯坦布尔的地理特征就是这样，它的地势走向没有严格的東西或南北。从前佩拉区（Pera）山地周围如今被划成许多区域，大部分并入了贝伊奥卢区（Beyoglu）。

当然，如果读者想要查证本书出现过的人物与地点，上述这些惯常叫法之间的细微差别也不会造成什么障碍。毕竟，伊斯坦布尔是座很包容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这么广大，即便一千人死在这里，他们的愿望也会悄然没人这片浩瀚的人海。

爱维亚·瑟勒比 (EVLIYA ÇELEBI),
《游记》(*Seyahatname*), 17 世纪

宫殿空寂，喷泉不语，
古树枯败，朽木入泥……

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大移民之路上最后一个死亡营地。

伊凡·蒲宁 (IVAN BUNIN),
《伊斯坦布尔》(*Stambul*), 1905 年

过去五百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雄踞的狭长海峡给世界惹了许多麻烦。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全世界最多的痛苦……我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欧洲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前赴后继争抢的仍是君士坦丁堡。

雷纳德·伍尔夫 (LEONARD WOOLF),
《君士坦丁堡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nstantinople*), 1917 年

目 录

地 图	i
序 言	i
序 幕	001
大酒店	008
灰色舰队	021
占 领	034
反 抗	049
博斯普鲁斯的莫斯科	065
君士坦丁堡	082
战后世界奏响爵士乐	099
过去是我心口的一道伤	115
摩登时代	134
远去的面纱	150
像松鼠一样生活	163
孤岛生活	175
皇 后	191
圣索菲亚大教堂	199
暗影战争	216
书面记录	237
吉兆门	258

尾 声	276
致 谢	285
年 表	290
注 释	294
词汇表	325
参考文献	329
索 引	353

序 幕



我第一次看见佩拉宫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在那个年代，你必须 3
有相当具体的理由才能走进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区域，比如，台灯需要换新的电线，或者你要拜会某个变性的娼妓。这家古老的酒店方正敦实，通体都是绿色的大理石贴面，尽管世纪华彩消退大半，但与周围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旧的多层建筑相比，仍然十分显眼。走进佩拉宫的东方酒吧，我没遇见什么客人，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我停下来，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 (*leblebi*)，酒保似乎感到很意外。

世事难料。1892 年，佩拉宫刚刚开业，服务的客人都是乘坐东方快车抵达奥斯曼帝国的名流显贵，几十年后，这家酒店却成了异乡人最平常的落脚之地。佩拉宫的电梯有着铸铁框架、木质轿厢，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在欧洲安装的第二部电梯，像鸟笼一般在酒店的大理石阶梯中间上下穿行；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顶部是高耸的玻璃天篷，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制的纱屏。这栋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时尚的佩拉区。19 世纪，佩拉大街早已声名远播，沿着这条街道漫步，你会经过许多世界强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与合法妓院就位于佩拉宫附近的同一条街巷，英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款待政府官员 4
常去的鎏金的餐馆和昏暗的俱乐部也距离酒店不远。

佩拉宫如同西方在东方耳边最后的低语，是全球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建成的最雄伟的西式酒店。佩拉宫当初和伊斯坦布尔一样，都是向往苏丹、闺房和托钵僧的欧洲旅人踏进东方世界时停靠的第一个港湾，只是经过二十余载的风雨洗礼，这家酒店早已不复往昔。

国内革命推翻了苏丹长期的封建统治，拉开了十多年政局变迁和暴力冲突的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军事战败，外国占领紧随而至。1923年，土耳其人发起了意义深远的政治自立运动，翻开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决意挣脱土耳其民族的过去，放弃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世俗化、同质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的新领导人把首都向东迁移二百英里，迁到多风的丘陵城市安卡拉，挥别了故都陈腐的记忆。

年轻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见证了土耳其新时代的开始。1922年深秋，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海明威乘坐火车从巴尔干半岛出发，沿途经过砖红的拜占庭岸墙，绕过水中嬉闹的孩童，驶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区，积满灰尘的穹顶和饱经海风侵蚀的墙板几乎触手可及。他看见乡间赶路的农夫穿着鲜艳的衣衫，蹒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刚毛直立的水牛之后；他看见使馆门外的移民披裹着露水打湿的大衣，排着长队默默等待；他看见退役军官身着磨损的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他还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救援船上的难民家庭，由于空间所限他们只能蜷缩在紧靠轮船围栏的方寸之地，旁边就是喷吐蒸汽的高温管道。海明威发现，白色掩盖了一切
5 肮脏，人们心如死灰，就像爱人被推进手术室那般绝望。

面纱与闺房、费兹帽与大礼服逐渐消失，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象征伊斯兰教神旨的特定体制——不久也寿终正寝。土耳其不再沿

用麦加历法，改为巴黎和纽约的计时方式。部长和将军们陆续迁往安卡拉，外国大使馆也跟着搬走了。伊斯坦布尔人去楼空，顾影自怜。土耳其知识分子形容，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呼愁（*hüzün*），摇摇欲坠的城墙岸壁、落没将倾的华厦宅邸、风蚀雨浸的滨海别墅无一不流露出这股心似掏空的愁思。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土耳其人的彷徨无措却也隐含着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土耳其人学会了用逃避（*keyif*）来消解内心的呼愁，他们用歌唱掩饰泪水，用欢笑回应恐惧，另一个不同面貌的伊斯坦布尔渐渐苏醒。牛车、电车和汽车在同一条道路上通行，民族分子集会的地方也能看到密谋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工的身影。小巷深处传出的新音乐既有油滑大胆的交响爵士，又有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琴手拨弄琉特琴的断续弦音，还有黎凡特黑社会的悲伤情歌。你可以到俄裔美籍黑人经营的马克西姆俱乐部（Maxim club）喝杯小酒，也可以去花园酒吧（Garden Bar）随着棕榈滩七人组（Palm Beach Seven）演奏的乐曲成宿跳舞。

宣礼塔和托钵僧依然存在，可伊斯坦布尔变成了新式的伊斯兰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座小岛，不仅能接纳流浪汉，还向奋斗者张开怀抱。它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帝国古都，如今却梦想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城池。它既想保留穆斯林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岁月无情，人世流转，如果你看过佩拉大街的冬日残阳，遇见过街头巷尾 6 的乞丐骗子，那么你就会憧憬另一个不同的国家，向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凭意志、顺形势想要改变的现实。



五百多年以来，西方人想象的伊斯兰世界一直是对伊斯坦布尔的描摹：黄金时代的恢宏大气，盛世繁华的转瞬即逝，独裁统治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莫名其妙的糟糕取舍。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伊斯

坦布尔出人意料地欣然接受了西方理念，这个地理上连通欧亚的城市即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试验田，坚定不移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我革新。

在这一再造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故都同时反映出西方模式最好和最坏的两面：乐观又偏执；一边呼唤人权，一边专横行事；既想要逃避过去，又希望抹杀过去。游客抱怨伊斯坦布尔似乎不复从前，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伊斯坦布尔看起来越来越像他们自己。“我们这些文明的西方人，”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游历土耳其时写道：“同情甚至轻视时下的非西方社会，这些社会笼罩在某些强权的阴影之下，似乎被剥夺了阳光，丧失了活力……然而，如果我们凑近细瞧就会发现，这一大团似是而非的阴影正面……竟是我们的嘴脸。”

7 游览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黑暗面心照不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品尝过自身文明的苦果。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欧洲和近东的帝国全部覆灭，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西方人有时反而成了贫穷的移民，东方人则成了勉为其难的东道主。一波又一波的欧洲人以往日无法想象的身份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踏上这片土地，不再是征服者，也不再是启蒙先驱，而是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绝望透顶的流民。他们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被轰下佩拉宫的门阶：他们中有酒醉的水手、破产的生意人，有典当传家宝和旧皮草的前朝贵胄，也有被欧洲政府撵走的少数民族群，还有内战、宫斗、世界革命的残兵败将。

我在伊斯兰国家爵士乐时代的史料海洋中巡航，邂逅了一位不可思议的旅伴，我想没有人比他更加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的一系列限量版土耳其影集，第一次记住塞拉哈廷·吉兹（Selahattin Giz）这个名字。吉兹是一位摄影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他日常所见的一切，大多数是模糊的、运动的细节。我查找了土耳其银行存放的他的档案资